

生态翻译学“文本生态平衡”视角下《火桂花》的英译研究

梁新荣

(南宁理工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 本文以汪海岚女士英译的《火桂花》为例, 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文本生态”平衡角度入手, 围绕“可译性”和“多维”适应与选择, 探讨译者在双语语言生态, 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中的“平衡术”。研究发现: 译者能够灵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以达到“平衡”双语文本生态的目的; 生态翻译学对译者的微观翻译活动也有较强的解释力。研究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英译有利于更多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国门, 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火桂花》; 文本生态平衡; 可译性; “多维”适应与选择; 策略

21 世纪之初我国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建设方针, 极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觉醒、复兴与整合。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以曹文轩为代表的中国儿童原创文学在世界崭露头角, 并致力于“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故事向全世界儿童, 乃至全世界人讲述出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要走向国门, 得到国际认可, 除了原作的魅力, 高品质的译文必不可少。

汪海岚是英国当代儿童文学翻译家和推广者, 2017 年荣获英国马什儿童文学翻译奖陈伯吹国际儿童特殊贡献奖。汪海岚女士走进中国人的视野源于她英译的曹文轩儿童原创文学系列。该系列是中国的“走出去”儿童原创文学重要代表作之一, 并创下输出之最。生态翻译学为中国儿童文学外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或能服务于中国原创儿童文学走向国门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本文以胡庚申教授的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文本生态”平衡为基础, 以汪海岚女士英译的曹文轩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火桂花》为例, 从“可译性”和“多维”适应与选择, 探讨译者在双语语言生态, 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中的“平衡术”, 以期更多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 讲好中国故事。

一、理论基础

生态翻译学诞生于本世纪初的中国, 是由胡庚申教授创立的本土翻译学理论。该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生态范式”, 对于翻译的目的、本质、过程与策略等都有其独到见解, 并显现出较强的生命力。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即生态平衡”, 而翻译策略与技巧又被称之为翻译的“平衡术”。从微观翻译角度看, 翻译即“文本生态平衡”, 即“文本移植”。本文所涉及的“翻译”

仅限于此, 即以翻译文本为基础的微观翻译行为。

“文本移植”是将一种语言生态系统里的文本“移植”到译语生态系统中的活动。文本生态就是文本的生态环境与文本的生命状态, 包括原语文本生态系统和译语文本生态系统。而原语生态系统与译语生态系统都包含各自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与交际生态。

文本生态“平衡”是生态翻译学重要的“平衡”理念之一。译者如何做才能做到“平衡”呢? 胡庚申(2013)提出“文本移植”关注的是文本内在的“可移植性”, 即“可译性”。原语到译语生态(后称双语生态)是否可译, 究其原因, 在于双语文本生态系统的差异性。一般而言, 原语文本生态与译语文本生态的差异度与可译性呈反比关系。双语文本生态差异度越大, 可译性越小; 反之, 则越大。若要提高文本的“可译性”, 这就要求译者关注文本移植的“前”“中”“后”三个阶段。“译前”阶段对比双语文本的差异度, 考察可译性; “译中”通过多维适应与选择, 综合运用“平衡术”, 在译语文本生态中维持、协调、重构、复活结晶了原作的那个原语系统的世界; “译后”关注译文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的生存与长存。笔者的理解是, 在文本翻译过程中, 译者的第一要务是维持双语文本生态平衡; 其次, 维持不了就需要协调(以维持双语文本生态平衡为基础的协调); 协调不了又要移植翻译的, 则需要译者努力营造、重构以在译语文本生态中复活原作者的文本生态世界。而“维持, 协调, 营造, 重构”就要涉及到文本生态的“平衡术”。

二、“文本生态”视角下《火桂花》的英译研究

(一) 关于《火桂花》

《火桂花》是出自曹文轩中英双作品集的短篇小说, 讲述了十三岁农村女孩婉灵的故事。她身世卑微, 与外婆相依为命, 却受到各种冷遇。女孩纯真善良, 孤寂无助, 她渴望友情, 这些都深深感染着读者。婉灵在小说的最后因为扑灭火灾, 挽救了象征纯真的老桂花树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与关爱。小说彰显了“纯真”“友谊”“博爱”等主题。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曹文轩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英双语作品集的其他作品。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出发的研究, 最盛的如《青铜葵花》。相比之下, 《火桂花》的翻译研究略显不足。主要的研究包括《火桂花》中常用程度副词的英译方式(臧珊珊,

2019);赵静和詹全旺发现为了使译文能更好再现原文的文体特征,《火桂花》英译本较多采用排比和对偶等符合对称象似性原则的句式。这两项研究均为定量定性研究。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对《火桂花》英译的单独研究可适当增加。

(二)“文本生态平衡”视角下《火桂花》的英译研究

从生态翻译学角度看,原语和译语属于两个文本生态系统。这两个文本生态系统又各自涉及自己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与交际生态等。“文本生态平衡”又可指双语语言生态平衡,文化生态平衡与交际生态平衡等多个维度。以下笔者将从汪海岚英译的《火桂花》选取案例,通过中英对比分析,“多维”探讨译者从原语生态到译语生态的文本移植过程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1. 语言生态平衡

语言文字是小说的主要载体。语言生态是一个翻译文本内各语言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原语与译语间的词义平衡、句意平衡、“传神”与“达意”的平衡、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平衡、文风的平衡等(胡庚申,2013)。

例1:冬天,枯叶落尽,树干树枝都呈现出黑褐色,天空之下,显出一副铁质的筋骨,依然是道风景。——《火桂花》

译文: In winter...form an iron-like structure ...creating a wonderfully strong image. ——The Cassia Tree

小说里象征纯真的桂花树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段文字是对冬季里这棵百年桂花树的描写。类似的景物描写也不少。中英语义对比之下,不难看出译者的做法是尽量“维持”而略有“协调”的。对于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中差异度不大的“叶”“树干树枝”“落尽”“黑褐色”“天空”,因可译性强,译文通过“leaves have fallen”“trunk and branches”“dark brown”“the sky”等直译法一一呈现,基本维持了双语文本词义平衡;而对于有些差异度的“铁质的筋骨”,译者将其解释为“iron-like structure ...creating a wonderfully strong image”,进行环境“补建”。为了平衡,与之搭配的“天空之下”也被译为“against the sky”。通过环境补建进行协调后的句意损失不大,而且词汇难度相当,简单易懂,比较适合英语儿童读者阅读,基本维持了双语间的句意平衡。

例2:但这桂花生命,总是短得让人有点伤感:昨天还是鲜活鲜亮的样子,一夜间就累了,就衰了,一阵风来,纷纷飘落,如成千上万的小蝴蝶……但这蝴蝶已经失去飞行能力,摇摇摆摆地坠落在地上。——《火桂花》

译文: But the life...short.They...next.A gust of wind...flowers fluttering...butterflies that could no longer fly.... ——The Cassia Tree

纵观这个例子,双语语言生态差别比较大的是所采用的句法结构。由于隶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英汉在此方面的差异度是比较大的。英语为静态语言,重抽象,重形合,重聚集,多复合长句;

汉语为动态语言,重具体,重意合,重流散,多简单短句。例子中原语语言生态具有典型的“中文”特色。由于在句式上双语间的可译性不大,译者在文本移植时,在保证词义、句意平衡的基础上,表达句式则较大“依归”于译语语言生态,即使用“典型”的英语长句将各个从属的成分串联。原语语言生态里的一个句子已被细分成三个句子;增加了两个主语“They”(这些桂花)与“A gust of wind”(一阵风);增加分词短语与定语从句,原语语言生态中的简单句式被“重构”成了复杂句式,已然变成了地道的英语句式。这样的译文处理方式更符合译语读者的句式阅读要求,同时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从生存的角度看,比较有利于译文在译语文本生态环境中更好地“存活与生长”。

可见,译者在致力于双语语言生态平衡时,对于差异度较小的词义、句意,多采用直译的方式“维持”双语语言生态平衡;在介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中间地带时,译者多会使用“解释”或“意译”进行环境“补建”,进而协调平衡双语的语言生态;在差异度较大的双语句式方面,译者则会采用“依归”于译语文本生态的方法来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增加译文的可读性。

例3:风霜两百多年,这棵桂花树早已盘根错节,以一副苍劲的风采矗立在那里。那树干粗硕敦实,枝枝杈杈,粗粗细细,曲曲折折,向四周扩张,枝条或向下,或向上。——《火桂花》

译文:

...the trunk had grown straight and strong....trunk grew branched thick and thin... ——The Cassia Tree

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语言极具节奏美、诗性美和色彩美。原作者常使用叠词来表现节奏美,给人以美的“视听”感受,如这个例子中的“树干……枝枝杈杈,粗粗细细,曲曲折折……枝条或向下,或向上”。原语语言生态里的叠词在译语语言生态中较难找到类似的表达,差异是存在的。所以译者使用“straight and strong”“thick and thin”等押头韵的短语进行环境“补建”,同样给阅读者以美的“视听”感受,维持了双语语言生态间的文风平衡。

(二)文化生态平衡

文化生态指的是一个翻译文本内多种文化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为了顺利实现信息交流,译者在文本移植过程中要有跨文化意识,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克服文化障碍,努力保护两种语言文化生态平衡与和谐(胡庚申,2013)。

例3:婉灵/雀芹/长腿二鬼 ——《火桂花》

译文: Grace/Queqin /Long legs ——The Cassia Tree

名字不仅是区别于他人的标志,还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中英名字互译一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例3列举了小说中三位主要人物(孩童)的名字。通过中英对比可以

看出译者对三者英译方式各不相同：“婉灵”完全“依归”于译语文化生态；“雀芹”则完全“依归”于原语文化生态；“长腿二鬼”采用部分直译仅译出“长腿”而省去了“二鬼”的译法。

以名字寄寓父辈对后辈的美好愿望是中英两国文化所共有的现象。通过昵称反映出一个人的特征或性格也是相同的。前两者属于名字，后者则属于昵称。从文化差异度分析，雀芹在原语文化生态中以小动物和植物命名，婉灵从脾气秉性寄寓美好愿望，但在译语文化生态中却未必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名字，尤其是雀芹，显得更不容易。因此，雀芹可译性最小，婉灵次之。长腿二鬼在译语文化生态中并非人物的真名。他因腿长擅于奔跑，在家里众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邋遢又爱捣蛋而得此呢名。长腿在双语文化生态中的可译程度较高，然而二鬼在译语文化生态环境中则需要商榷与协调。在中国文化里，“小鬼”可用以指代“小孩”，英语文化中却并非如此。译者最终选择不译，规避文化冲突，以利译文在译语生态中的生存。对于可译性不强的雀芹，译为“Queqing”也不失为一种方法。最后看婉灵的译法“grace”，这是个在译语文化生态中比较受欢迎的女孩名，与基督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寓意“优雅得体”。无论是在发音或是寓意上都是个很好的名字。婉在原语文化生态中寓意温和，顺从与美好，灵则聪明灵巧惹人怜。Grace和婉灵之间的共同之处莫过于两者的“安静，美好”。笔者认为译者之所以如此翻译还有另一个原因。小说里的婉玲因出身卑微，从小受人歧视。外婆一手带大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婉灵能体面地走在人们的面前……”可见“grace”一语双关，体现了译者在无奈之下的良苦用心——在译语文化生态中努力重构和复活原语文化生态以达到平衡双语文化生态的目的，Grace与long legs两个角色在译语文化生态中也会得到更好的生存。对于名字的翻译体现了译者在文本移植过程中的跨文化意识。

例4：得了桂花的人家，或拿它做了桂花糕，或拿它做了桂花茶，或拿它做了桂花酒，或拿它做了桂花卤；还有人家，拿它做了枕头，那枕头叫香枕。——《火桂花》

译文：...cassia cakes, or cassia tea, or cassia wine, or cassia sauce; ...cassia pillows, which they called "perfumed pillows".

以植物为香料制作食品在中英饮食文化中皆有。在这个例子中，双语文化生态中也都有茶与酒，差异度小，可以性强，译者采用了直译法；而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特有的食物糕（米面糕点）与卤（调味料）与英语文化中的“cake”和“sauce”既有共性也有差别。有差异，但仍有可译性，需要译者进行协调。为使英国读者更清楚地了解糕与卤，译者采用了类似于“换例”的译法进行环境“补建”尽可能传递原语文化内涵，从而维持双语的文化生态平衡。

（三）交际生态平衡

交际生态指的时一个翻译文本内交际意图和交际行为的互动关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还要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胡庚申，2013）。

例5 “救火呀！救火呀！”——《火桂花》

译文：“FIRE!HELP!FIRE!HELP!”—The Cassia Tree

这是婉玲看到老桂花树着火后向村民呼救的语言。原语交际生态中婉玲是惊恐害怕的，声音急促，求救声嘶力竭。在译语中，译者努力通过大写单词字母。省略号等“技术手段”进行环境补建，“复原”当时的交际情景。这样的译法有效维持了双语交际生态的平衡，使译语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火桂花》的译者在每一章节始末处创造性地使用“桂花”图示进行环境“补建”，进而代替第某某章。着中“仿生”译法使得译文盎然生趣，快速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

三、结语

在《火桂花》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围绕“可译性”和“多维”适应与选择，灵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以达到“平衡”双语文本生态的目的：当双语文本生态差异度较小，可译性较大时，译文多采用直译的方法；当差异度较大，可译性不高时，译文常使用“依归”译法；而当可译性处于中间时，译文往往通过解释、换例、大写、插图等策略手段进行环境“补建”。生态翻译学对译者的微观翻译活动也有较强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2] 曹文轩. 火桂花[M]. 北京：天天出版社，2011.
- [3] Cao Wen xuan. The Cassia Tree[M]. Wang Helen, tr. London: Walker Books, 2015.
- [4] 赵静，詹全旺. 象似性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20（1）.
- [5] 臧珊珊. 《火桂花》中汉英常用程度副词对比分析[J]. 宿州学院学报，2017（6）.

项目信息：2020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项目名称：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汪海岚儿童文学翻译思想及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0KY58005；项目领域：人文社科类。